

朝花夕拾

我们每个人都在匆匆忙忙中走自己的路，走着走着就会掉一些东西，掉一些或长或短相伴过的人；但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某个日子，掉了的人也许会再度相遇，带着各样的伤痕和故事。譬如山湖间的校园，校园中的人事。

故园明月不说话

■ 刘放

两年前，我的一篇《另一轮明月》小文，意外获得了很多人的好评，不觉想起以往岁月中明月一般皎好的女子，以及她们清辉波及的周遭世界。

大学岁月，满眼的憧憬，满腹的浪漫，校园外两大自然景观也仿佛有意成全，东边一座高高的山，名曰月亮山；西边一面坦荡的湖，名曰牧羊湖。校园不大，有此山湖相拥，夫复何求！

早晨的新鲜太阳自月亮山顶冒出，相对滞后，待其山顶上媚眼如丝、眼睫忽闪地俯瞰我们时，远处的农人眼里，已然日出三竿。傍晚的夕阳，倒是留给了弥补性的慷慨，夕阳投映在牧羊湖上，那就是一条红彤彤的光柱，在水底久久地沉浸和招摇。让我们想到中学课本中描写月光光的经典名句“静影沉璧”。我们往往都是晚饭后去朝拜这壮美得让人近乎心悸的一景，依次跨越一条铁道上的钢轨，或站或蹲或立湖边，晚霞的红光辉映湖中之光，红红地映在我们的面颊、额头和瞳孔。红光还映亮不远处锃亮的钢轨，那是火车轮与之亲密接吻后留下的水润，伸展到远方的未知……返回校园也得考虑月亮的姗姗来迟。远处都能看到月光了，在校园里面东眺望，月亮山上只能看到电视台的灯火——月亮还在山那边慢慢爬着呢，山的这边，还是黯淡一片。

明晃晃又浪漫十足的一座月亮山，其与地面形成的夹角，在一定的时间段里，会给我们的校园投下一片阴影。

当时，我们并没有在意这些，我们依旧乐滋滋地东张西望，东张山形唱《半个

月亮爬上来》，西望湖景想象汉代牧羊的苏武何其忠烈。学校有一本院院，院学生会主办，起名就叫《月亮》，自然与校旁的山名直接关系。常给这本院院投稿诗作的一个万姓同学，因其喜爱诗人徐志摩，张口闭口都是这个诗人，大家就干脆唤其为“徐志摩”。

一天，这位万兄用诗一般的语句宣布，校园里出现了一轮月亮。这轮月亮指的是一个美貌女孩。

这女孩并非我们同学，而是校园里一家住户的女儿。女孩上有一姐，下有一妹一弟。这四个孩子的母亲是旁边一家大厂的厂医，肤白，总是笑眯眯的，待人极友善；父亲是厂里的科技日语翻译，戴眼镜，黑瘦而挺拔。这个父亲有个性，不大理睬周围人，有点目不旁视的神态，但明显是个慈父，傍晚时会带着他的儿女们打羽毛球。他很爱运动，羽毛球打得也好。他承包了家中打水的任务，打开水时一手拎两只热水瓶，打热水时一手拎一只铁皮水桶。好玩的是，他提水也不忘锻炼，一路碎步疾行如风，拎着装满水的热水瓶或铁皮桶的双手，偶尔会手臂与身体成十字，让负重的瓶们桶们凌空成为他练臂力的哑铃。他这个动作，好像电影《少林寺》中的画面一般，一队武僧挑水不用扁担，两手提起装满水的水桶，平伸的双臂就像担水的扁担，一路飞奔……

他的二女儿就是万兄说的那轮明月，叫武华，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体型容貌都与父亲接近，比肤白的姐姐要高半个头，目光明澈，鼻梁挺拔，与当时当红的日本影星山口百惠极像，只是肤色稍深。从背影看去，她高挑婀娜，有点当时电影剧

《红楼梦》贾宝玉走路的背影神态。但如果说步态带弹性的宝玉走的是鹅步的话，那么，武华的步态就是仙鹤步，更轻捷，更凌波。

我对她家的情况很熟悉，源于我一个堂叔。堂叔在本城工作，他全家与武华全家都很要好。据说，武华一家当年从一个县城的中医上调本城，堂叔还帮助出主意并跑过腿。从堂叔的介绍中，我感觉武华的父亲非常有个性魅力。他原本是医生出身，中医门诊中望闻问切，偏偏业余时间疯狂攻科技日语，并凭此改换门庭。更吸引我的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其一，他推崇美食的原汁原味，尝试自己买得鲜鱼回家，淘洗干净后，不放油盐及任何佐料，在锅中煎烤再白水炖煮，他能有滋有味一个人吃光。其二，他有意测试自己孤身生存的能力，分文不带，徒步往返邻县48小时，饿了，挺住；渴了，喝路边沟渠的水。就这样，完成了生存挑战。从个性上来说，他实在是个有趣的人。

武华在我眼里如此这般好看，可我当时正向往另一轮明月，一个拉小提琴的美眉，心里填塞满满，也就月亮山下眼无月了。我像局外人一样出入武华家，她还笑眯眯叫我旭东大哥，惹得周围一帮同学像猴子望月般抓耳挠腮。

随后，我先西北大漠行，在“春风不度”的那个古关度了4年多，之后，在“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古城待了30多年。很少忆及山湖相拥的校园，也更想不起月亮一样美好的武华。我现在在想，她应该很幸福吧，也许，都已经是做奶奶或者外婆了。同一轮明月下，我们从未有过只言片语的联系。

去年端午节，年逾八旬的堂叔身体不好，我专门返回故乡看望他，一起感慨岁月的流逝。我无意中提起武华的父系，他忽然想起什么似地盯着我看，说，这个兄弟在你毕业去西北后，还专门问起过你的情况呢，当时没有在意，后来想，他是否对你有意呢？他可是家中有三朵金花的。我哈哈一笑，说，这都是上辈子的事儿了。堂叔笑笑说，我其实非常看重这个兄弟，但他晚年也做出了极其荒唐的事儿。

堂叔说，这兄弟在退休多年后，在儿女都结婚后，他居然与妻子闹起了离婚。原因是出现了第三者，还小他近40岁，比他的女儿武华还小很多。妻子当然不同意离婚，但他半夜三更爬起，坐到牧羊湖边的铁轨上，一副不成功便成仁的决绝。妻子知道同床共梦半个世纪的人脾气倔，说得也肯定做得到，罢罢罢，离了吧！

咣当一声，我桌前的酒杯被碰翻了。月亮山下的校园，突然一黑。

堂叔笑笑，扶起酒杯，满上酒，说，劝过，我与你婶一起去劝过，并且以断绝几十年的朋友交情相要挟，但毫无用处。

我看着杯中酒，感觉我们每个人都在匆匆忙忙中走自己的路，走着走着就会掉一些东西，掉一些或长或短相伴过的人；但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某个日子，这些掉了的东西忽然就冒出来了，掉了的人也会再度相遇，带着各样的伤痕和故事。譬如山湖间的校园，校园中的人事。

这样想着，那轮不言不语的明月，仿佛有些难为情地从月亮山那边爬上来，又像江州司马笔下的琵琶女一样，朦朦胧胧地照亮了故园故人。

素言清欢

都市的生活带给我们无尽的流动与不定，但也许下一秒与我们相聚0.01米的那个陌生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印记。

■ 王宁泊

提起用电影来表现都市生活的导演，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王家卫。正如王家卫一如既往的形象那样，他的电影中连同他自己身上都充满着大大小小的符号，把所有这些符号串联起来的唯一主题，就像是他从来不曾摘下的墨镜一样，仿佛就生长在他的身上。无论是《花样年华》中的周慕云、苏丽珍，还是《一代宗师》中的宫二与叶问，或者是故事发生在沙漠中的《东邪西毒》，他的电影中表现出的人物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王家卫对都市生活独一无二的诠释，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相似的气味——孤独、疏离。

孤独与疏离，是王家卫电影中永恒不朽的主题，也是将王家卫的电影符号串起来的线。这条线将王家卫电影中形形色色的人物缠绕在过去，他们看不清未来，也无法抓住现在。1994年他执导的电影《重庆森林》便是如此。

将现代都市比作森林，这不是个令人感到新奇但却永远令人感到贴切的比喻。现代都市不仅仅是钢铁水泥树木从生的森林，更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森林，纵使城市的霓虹灯五彩斑斓地照亮了天空，我们依然很难看清与我们擦肩而过之人的面孔。就像《重庆森林》电影刚刚开场那一段摇晃眩晕的镜头一样，金城武饰演的警官何志武与林青霞饰演的金色假发女子，两个人在人潮汹涌的街巷间穿梭，但是周围的面孔全都在眼前模糊地一闪而过。

两个人不停地张望，不停地奔跑，像极了在城市森林中迷路的人。的确，他们各自都有自己要寻找要追寻的东西：何志武要追回从自己手中逃脱掉的犯人，金发女要追寻那些消失不见的，帮她运送毒品的印度人。两个人看似在追逐着不同的人，甚至连这两个人的身份都是相互对立的，但这种差异只是他们存在于此刻所寻找所追逐的事物，令他们真正在这水泥森林中迷失的原因却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是因爱情而迷失。何志武始终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女友离开自己的事实，每天到女友喜欢的小吃店等候，有意在商店挑选到5月1日过期的凤梨罐头，试图用跑步来蒸发自己体内的水分，从而不让眼泪流出来。而林青霞扮演的金发女，为了男友铤而走险犯罪，陷入危险之中。她与何志武一样，在爱的追寻中迷失了自我，也失去追寻的对象。

2020年有一部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名字叫作“困在时光里的父亲”。“困在时光里”真是一个绝妙的形容，如果说何志武与金发女是因为被困在过去的时光与回忆而迷失了自我，那么《重庆森林》中梁朝伟饰演的另一个警员，则是因困在过去时光中而错过了当下。通过服务生阿菲的眼睛，我们第一次遭遇了失恋的他，他安静地站在阿菲的面前，缓慢地举起手中的咖啡杯，一口一口啜饮着咖啡。在镜头下，他的动作是那么的慢，而他身后的行人一个个快速地在背景中闪过。他仿佛与他所处的世界格格不入，仿佛游离在那个风驰电掣的世界之外。快与慢的差异在他与身边的人之间筑起一道厚厚的墙，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缓慢的动作使他像是一只陷入黏稠胶水的小鸟，无力挣扎甚至也不愿挣扎，困住他的正是他对离开自己的女友的无尽思念。他开始在空荡荡的家里，对着每个物件说话：责备“香皂”自暴自弃一天天变得消瘦；责怪“毛巾”沉溺悲伤终日湿答答以泪洗面……我相信这种自言自语的孤独，每一个长时间独处的人都能够体会，看到他的行为，屏幕前的我们也会露出一抹心酸的苦笑。寂寞与孤独就是这样一团漆黑的乌云，一道厚厚的屏障，不但将自身困在里面，也会让我们无法看到身边的光亮，无法感受身边的温暖。他因为孤独与寂寞而显得迟钝，这迟钝是他对自己的保护，而小吃店的阿菲看起来与闷闷不乐的他不同，但她表面上的大大咧咧也是她面对世界，面对自己喜欢之人的保护色：她能够每天趁他外出执勤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溜进他的家里，帮他更换所有与过去有关的回忆：消瘦的“香皂”变胖了，破旧的毛巾变得崭新了，连伤心的玩具熊也变成了快乐的加菲猫……阿菲帮他从他过去的回忆走出，但是当阿菲自己面对可能的幸福时，她选择了逃避。

对逝去之爱的追寻，对过去的回忆，像琥珀一样凝固在我们的周围，虽然我们心中的时间看似静止，但是也令我们只存在于自己内心小小的一隅，让我们与外界隔离，如同金发女永远也不摘下的墨镜，不脱下的雨衣；让我们的行为偏执、幼稚，如同何志武只购买5月1日到期的凤梨罐头……

《重庆森林》当中人物的那些行为，也许我们不曾做过，不曾一晚上吃下30罐罐头，不曾傻到与毛巾香皂对话，但是我们却可能体验过那种感觉，无尽的话语刚到唇边又艰难地咽下，因为我们想诉说的人早已不在身边……就像电影中所说的那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东西上面都有个日期，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因为恐惧情感的过期，因为恐惧爱的生锈，我们试图把自己和那珍贵的情感装进罐子里，把罐头抽成真空，不与外界接触丝毫。但即便这样，纵使做尽一切，我们还是渐渐发现那个印刻在不起眼处的保质期，眼睁睁看着那情感、那回忆被遗弃、遗忘。

或许对过期的东西本就不该过多的怀念，丢弃与缓慢遗忘的过程虽然艰难，但是总要胜过看着那珍贵之物一点点在手中腐坏。放下手中的回忆才能给自己带来新的经历。就像影片中的主角们，他们之间的相遇就是因为偶然，因为不经意地擦肩而过。

“每天你都有机会与每个人擦肩而过，你也许对他们一无所知，但他们将来都可能成为你的知己或朋友。”都市的生活带给我们无尽的流动与不定，但也许下一秒与我们相聚0.01米的那个陌生人，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印记。人生不止一次登机，错过了这班飞机，总会有下一班飞机等着我们。

柳暗花明

诗品

■ 冉学鸿

台州士子项斯闻因于祭酒杨敬之最喜提携后辈，于是携诗拜谒。果不其然，杨敬之读他诗后，大加赞赏。并赠诗云：几度见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不但夸诗，还赞品格，项斯由此显名，诗达长安。第二年就登了进士第，入仕为官。

项斯此举，在唐代颇为风行，名曰行卷。即考生试前藉有名望人士推荐，以期为主考官关注，从而顺利取得功名。如今听起来似乎不甚光彩，但当时却很普遍，如白居易、杜牧等，关于行卷都有故事。不过，行卷最有名气的却是朱庆馀的《近试上张籍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乃越州人，因此诗用楚辞手法，拿男女新婚隐喻二人关系，巧妙答问。张籍高就高在同样以楚辞手法，以香草美人比世人君子，大大方方回应。其《酬朱庆馀》诗云：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等子告诉对方，只要有真才学，考试又何必担心。

张籍毕竟是过来人，也算是行卷受益人。其当年初到长安，拜谒早已成名的韩愈，一会如平生交，才名相许，论心结契，获韩愈力荐。即便得此厚爱，生性狷直的张籍，时不时还责讽于愈，二人年龄相若，韩愈亦不忍之，照夸不误。韩愈，时朝野名士皆与其游。或许是张籍们生逢其时，才得以将率直狂放一面给前辈，将妙趣蕴藉一面给后学。那种门生与师长之间，亦师亦友的真淳风尚，其实才是大唐风雅中最动人的色彩。

奔跑

徐建军摄



中秋夜的月亮升起来了。天空中有层层清云，重叠并缓慢移动，像是觅草的羊群。月光在云团中摇曳，美如梦幻。

心灵舒坊

■ 毛庆明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秋。我们在过年吃饺子，正月十五闹元宵、端午包粽子，中秋打月饼，无非是通过仪式感的传承，维系着家的脉络，延续着那一份亲情。

每每临近中秋，母亲总要做一些准备。先是去“柏兆记”买素油月饼，那时候的月饼永远只有苏式和广式两种，不似现在这般琳琅满目，倒也省去了选择的烦恼。我喜欢苏式月饼，茶杯口大小一个，一层层薄的酥皮，入口即化，还有凉丝丝的感觉。都说五仁月饼是最传统的，其实那时候连五仁都是奢侈，我们那时候吃的月饼是冰糖加红绿丝馅儿的，月饼到手以后都是一小口一小口的细细品味，运气好的时候，会咬到一大块冰糖，感觉就像中了奖。

接下来就是用粮票换花生米。计划经济年代，各种票证充斥于生活当中，物品匮乏，也没有自由市场。庄家人干农活饭量大，粮食定量不够吃，所以就有了以票易物的私下交易。母亲预先省出一部分粮票，在

天凉好个秋

某一个去江边洗衣归来的晚上，总会遇到一个背着花生米询问有没有多余粮票的农村大叔。大叔精瘦，眼睛不安地张望着，似是确定交易是否安全，他一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家里孩子多，粮食不够吃的窘境，一边接过母亲递上的粮票，数过两遍，仔细地别进腰间，揣好。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一根小小的杆秤，称出对等数量的花生米，那花生米粒粒饱满，小小的我帮母亲拎着装满衣服的竹篮，眼巴巴地看着母亲从那包花生米中取出一粒，轻轻捻去花生衣，将果仁放进嘴里慢慢地品尝，心头响起那首欢快的儿歌：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个白胖子。

秋风吹散了夏的溽热，吹落了变黄的银杏树叶。池塘里，荷叶凋零，莲子从成熟的莲房中炸开，跌落水中，小小的水圈扩散开来，少顷，水面又恢复了平静。漂亮的红蜻蜓张开薄如蝉翼的翅膀，在晚风中飞翔。我喜欢捉住在莲叶上小憩的蜻蜓，将它的翅膀拧在一起，好让它始终停留在我的掌心，然而终究还是不忍，遂将它的翅膀展平，目送它振翅离去。

中秋夜的月亮升起来了。天空中有层层清云，重叠并缓慢移动，像是觅草的羊

群。月光在云团中摇曳，美如梦幻。早早吃晚饭，主动帮母亲洗碗，又在饭桌上铺一张报纸，等着母亲搬出月饼和花生米。我们兄妹五个围桌而坐，月饼照例是一人一块。用油纸包的苏式月饼，油纸封口盖有“柏兆记”字样的红印章。花生米倒在报纸中央，然后由母亲分成六个等分，每人一份。

一直很佩服母亲藏东西的本领。花生米明明换回好几天了，我们几个上天入地的猴崽子愣是不知道母亲把花生米藏在了哪里。对着皎洁的月光，大家边吃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嫦娥和吴刚。之间哥哥还说了个天狗吃月亮的事儿，吓得我够呛。我见母亲望着月亮出了神，就悄悄把手伸到母亲那份花生米中，谁知母亲抬手一掌：我的余光看着你呢。我们兄妹几个和母亲一起哈哈大笑。

母亲的笑声未停，神色却黯淡下来。她起身进屋，拿过鸡毛掸子，掸了掸父亲的骨灰盒。转身出来把她那份花生米一半拨给我，一半拨给哥哥，然后又抬头看看天：月亮起了毛，半夜雨濛濛。要变天了，都早点睡觉吧，明天还要上学。

秋夜，微凉，月光如水。